

品“苦”悟“圣”，走进石壕村里的悲惨世界

“矛盾里的悲悯，偷生中的抉择”。这是《石壕吏》一诗对唐代“安史之乱”期间战争残酷现实的真实映照。上周，箬横镇中学徐敏红老师从老妇、官吏、诗人这三个截然不同的视角深入剖析了这首诗的内涵。八年级学生也发挥想象，从诗人的视角重新演绎《石壕吏》，深切感受那段时空中的辛酸与无奈。

暗夜下的抉择

箬横镇中学八(4)班 朱亦可

天边最后一抹余晖消散，我心中的光亮亦随之黯淡，仿佛被时间的洪流一点点吞噬。眼前，这座村庄破败萧瑟，天色愈发沉重，看来我不得不在这座荒凉之地歇息一会儿。

这户贫寒之家，却以满腔热忱接纳了我这位异乡旅人。向老翁、老妇致以诚挚的谢意后，我得以安歇，心中盘算着明日的行程。

夜色如墨，疲惫如潮水般将我淹没，带我坠入梦乡。然而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与猛烈的敲门声如利刃般划破宁静，将我从梦境中猛然拽回现实。

究竟何事？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历经战火的洗礼，我已如惊弓之鸟，任何细微的声响都能触动我敏感的神经。我小心翼翼地透过门缝窥视，火光摇曳中，一群差役的身影在夜色中若隐若现。院角，老翁紧贴着墙壁，悄无声息地翻过矮墙，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是征兵吗？我凝视着差役身后那几个老弱之人，心中五味杂陈，既有一丝侥幸，又充满了忧虑。果然是征兵无疑。

这时，老妇缓缓推开了木门，火光瞬间照亮了整个院落。官吏们面露凶相，狰狞的面容在火光下更显可怕，高大的身躯仿佛能压垮一切。然而，面对这些如狼似虎的官吏，老妇却展现出了惊人的镇定。她上前一步，直视官吏的眼睛，声音中带着几分决绝：“我的三个儿子都已上前线，一个刚捎信回来，信中所述令人胆寒；另两个更是战死沙场，再也回不来了。活着的人尚且偷生，死去的人却永远长眠。”

她的遭遇令人同情，她的坚韧又让人敬佩。回想起一路上所见的战后惨状，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。

“哪家不是如此？”差役不耐烦地打断了老妇的话，语气冰冷如铁，“你们家今天必须交出一个人来。”

老妇急忙辩解：“家中已无人可交……”然而，话未说完，屋里便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。官吏们闻言，更是怒火中烧，脸上的横肉不停地颤抖，双眼如鹰隼般死死地盯着老妇。

老妇的声音变得低沉而卑微：“家中只有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孙子，他的母亲因他而未离。她进进出出，连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。”说着，她怯生生地瞥了官吏一眼，又迅速低下了头。

然而，官吏们却不为所动，依旧是一副非要抢人的强盗模样。在官吏们如炬的目光下，老妇咬了咬牙，似乎下定了决心：“我虽然年老体弱，但也愿为国效力。请允许我随大人们连夜前往河阳服役，为你们准备早饭。”

夜深人静，随着差役们的离去，村庄再次恢复了平静。然而，一阵阵低沉断续的哭声却从门内传来，如泣如诉。

这乱世之中，又有谁能拯救这些无辜的百姓呢？

夜空中的月亮依旧高悬，但我的愁绪却如江水般绵延不绝。我再也无法入眠，只能静静地等待着黎明的到来。

天边渐渐泛起了鱼肚白，我收拾好行囊，准备踏上新的征程。昨夜热情款待我的老翁如今孤独地站在门口为我送行。望着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庞，我心中有千言万语却难以言说。我望向东方，天边已露出了曙光。

然而，我心中的黑夜，却不知何时才能迎来真正的光明……

寂静的夜空中，没有星光点缀，只有一片深沉的黑紫。几间小屋零零落落地伫立在田间，一切显得那么静谧、沉重。

突然，远方的黑暗中冒出星星点点的火光，伴随着晚风扶起的麦浪，如同波涛汹涌的海洋。“咚嗒——咚嗒——”沉闷的声响由远及近，那火光也越来越明亮，越来越热烈。

“吁——”随着一声马嘶，声音停了下来。近看才知，这是一队身骑大马、手持火把的官吏。他们的到来，瞬间打破了原本的宁静。急促的拍门声与官吏粗鲁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，小屋的灯火顷刻间亮了起来。木门吱呀作响，缓缓被推开，走出一个鬓角花白的老妇。

我就住在隔壁，目睹着这紧张的一幕。同时，我注意到这家的老翁正

石壕村夜

箬横镇中学八(4)班 毛语涵

在另一头悄悄翻出了墙，逃走了，只剩下一个在夜色中快速移动的黑影。

老妇走上前去，用苍老而清晰的声音对差役说道：“我的三个儿子都在邺城防守，前不久，一个儿子捎信回来，说我两个儿子刚刚战死！活着的人还都苟且偷生，死的人已再也回不来了！你们还要我怎样啊？”她的声音充满了悲痛与无奈。

然而，官吏们语气强硬，火光映照出他们凶恶的嘴脸：“你家还有什么人？都给我交出来！”老妇连忙摆手，想要解释，但屋中突然传出几声嘹亮的婴儿啼哭声，划破了夜晚的宁静，在田野间凄凉地回响。

官吏们警觉了起来，腰间刀剑在鞘中蓄势待发，就要闯进屋内。老妇布满皱纹的脸上顿时充满惊恐，她急忙挡住了门，慌忙改口说：“我家中只有一个孙

子，因为有孙子在，儿媳还没有离开。我们天天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，你们行行好，别……”说着，老妇搀着门框就要跪下。

但官吏们仍不罢休，怒喝：“今天你们家无论如何都必须交出一个人！无关老少！不然，一个都别想活！”老妇还想说些什么，却生生止住了。她慢慢站起了身，用衣袖擦去额头上细密的汗珠，毅然决然地说：“请把我带走吧，我虽然年老体衰，但还能响应河阳的招募，为军队准备早饭！”

不知什么时候，话语声停止了。官吏们在急促的马蹄声中离开了，小屋和田野又恢复了原本的寂静。天地间还是一样的紫黑色，但仿佛能听见阵阵低微断续的哭声在麦田中回响，那是老妇的家人在为她送别。



石壕夜叹

箬横镇中学八(3)班 陈青瑶

夜色之中。他脚下的步伐轻盈如风，仿佛用尽全身力气逃离这绝望之地。我刚要对他这种自私的行为表示不屑，却见他边跑边转身，与老妇遥遥对望了一眼，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。那一刻，我仿佛读懂了他的无奈与决绝。内心的愁绪如同藤蔓般缠绕，久久无法消散……

当那道身影完全消失在夜色中时，我才将注意力重新放回到老妇身上。她仍在与差役苦苦交涉，语气中带着深深的颤栗，“我的三个儿子都已前往邺城服役，其中两个孩子刚刚战死沙场。我们已经为国家付出了太多，活着的人每一天都在忍受着无尽的痛苦，而死去的人则永远无法归来。到了这种地步，你们又何必再为难我们呢？”她的话语虽然充

满了哀伤与无奈，但差役却毫不留情，直接就要推开老妇家的大门。

然而，想象中的惨叫并未传来，取而代之的是老妇平静而坚定的声音。她竟能在这般绝境中保持如此冷静与沉着，真让我对她刮目相看。她努力安抚差役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，以换取家人的平安。而差役似乎也接受了这个条件，在那之后，我再也没有听到半点声响。仿佛这夜，本来就应该如此宁静。

许久，才有断断续续的哭声传来……

当我再次醒来时，天色已经微微亮了一些。老妇已经背上行装，与那晚的老翁一样，踏上了未知的前路。他们的身影在晨曦中渐行渐远，最终消失在远方那片朦胧的天地之间。

石壕村夜哭

箬横镇中学八(4)班 毛艺茹

气冲冲地逼近，他们手中的煤油灯相比起屋内桌上那摇曳不定的微弱烛光，显得格外刺眼。

老妇走上前，声音中带着无尽的凄凉：“吾家三子皆赴邺城守卫，一子幸得家书报平安，而另二子已捐躯沙场。存者且偷生，死者长已矣！”

差役并未有丝毫退意，他们的目光如鹰隼般锐利，穿透老妇，扫视着屋内，仿佛在搜寻着下一个猎物。他们冷冷地问：“屋内尚有何人？”

老妇急忙摆手，神色慌张：“屋内再无他人。”然而，就在这时，里屋隐约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，瞬间，周围的气氛凝重得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，差役的脸色更是阴沉如水，与外面的夜色融为一体。

老妇见状，只得无奈地道出实情：“唯有尚在襁褓中的孙儿与儿媳，儿媳因哺乳未离。我们一家，出入皆无完衣。老妇虽年迈体弱，却愿为国效力，随诸位夜归军营，清晨可为众位准备饭食。”

夜深人静，这片本就人迹罕至的地方更显寂寥。偶尔传来乌鸦的啼鸣，凄厉而刺耳，风也呼啸着，恐吓着这片土地上的生灵。在这风声与乌鸦的啼鸣中，还夹杂着断断续续的低泣声。

随着天边的第一缕曙光渐渐亮起，我知道是时候离开这片土地了。匆匆与老翁道别，身后的景象随着我的步伐一步步后退，心也随之一沉，仿佛生出了无尽的哀愁与无奈。